

著名學文界世

茶花女

著馬仲小國法

譯天鳴胡



行印司公書國國中大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茶 花 女

馬 仲 小 國 法 著 者 原

天 鳴 胡 者 譯

大 中 國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印 行

茶花女

一

我的意見以爲只有在多多研究了人性以後我們纔始能够動筆創造出人物來；猶之乎只有在認真學習了一種語言以後，我們纔始能够運用這種語言一樣。此刻還沒有到創作的年齡，我也就以述說已有的故事自足了。

所以我請求讀者相信我述說的這一件故事的真實，這裏面的人物，除去女主角以外，還都活着的呢。並且，我這裏收集的事實，一大部分都可以在巴黎找到見證人，如果我的話還不够證實。不過因了一點特別的機緣，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寫得出來，因爲我知道了末段的隱情，如果沒有這末段的情節，簡直就不成其爲一件完整而有趣的故事了。事實是這樣給我知道的：

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三月十二那一天，我在拉費特路看見一大張拍賣傢具古董的黃色廣告。這拍賣是在一件喪事以後舉行的，廣告上面沒有指明死者是什麼人，只說了拍賣的地點在昂丹路九號，時間是本月十六日從正午到午後五時。廣告上還附說了一件事，是在十三、十四兩天大家還可以先期參觀那住宅及傢具等。我向來是愛好古董的，所以想着不要錯過了這個機會，即使不一定買，至少也可以看看有些什麼東西。第二天，我就到了昂丹路九號去了。

時候還早得很，可是房子裏面已經有了男男女女的看客；尤其是那般潤綽的女客。穿着天鵝絨的衣服，圍着克什米爾羊皮的披肩，放着華美的篷車在門外等候，她們也對着眼前的奢華出神，露出她們的驚訝

，甚至於讚賞。

後來我就明白了這讚賞和驚訝的來由了；當我也用心考察時，我很容易地看出我是走到了一個娼家姑娘的房子裏面。大抵大戶人家的人們關心想看的東西（這些正都是大戶人家的人），正是這種姑娘們的住宅；這種姑娘們的新奇的裝扮，一天一天地教她們學樣，並且同她們一樣，而且就在她們的左右。這些姑娘們也在大戲院裏有她們的包廂；她們在巴黎市上擺弄她們的冶豔的豐姿，她們的珠寶，她們的穢行。

此刻我們走到的這所住宅裏的一個姑娘，是已經死了；所以最規矩最貞節的女人也可一直走進她的臥室，死已經洗淨了污穢處所裏面的空氣。其實，她們也有她們的怨詞，如果用得着怨詞的話，她們到這裏來無非爲了這裏有東西拍賣，並不知道她們來訪的是什麼人家。她們看見了廣告，她們想來看看廣告上所允許察看的东西，並且預先選定了她們想買的；事情原來再簡單也沒有。這自然禁止不了她們在這一堆佳品裏面探尋這個姑娘的生活，她們原來一定早聽到了大家談說這個新奇的故事的。

可惜地是這裏面的神秘隨着觀音一同死去了，不管這般太太們有多大的願心，她們也只能看着這個姑娘死後出賣的東西驚奇，再也看不到她生前出賣的絲毫了。

說到頭來，畢竟是還有些貨可以買賣的。傢具陳設都是上等的貨色。紅木的桌椅，賽佛同中國的瓷瓶，薩格斯的雕像，綢緞，上等的絲絨，什麼都不缺少。

我在這所房子裏面隨意走着，跟隨着這一般貴婦人們。她們走進一間懸着波斯花錦的房間裏去；當我也跟着走進去時，差不多同時她們帶笑地又走出來了，彷彿遇見了什麼害羞的事體似的。這樣我到反轉更加切想進去看看了。這原來是梳妝間，裏面陳列着應有盡有的最細緻的物品，也像是死者最高度的奢侈的表現。

靠住牆邊的一張六尺長三尺寬的桌子上面，閃爍着奧哥克與阿狄阿店裏的一切珠寶，這是一套很精緻的收藏品，成千的件數裏面沒有一件不是金質或者銀質的。但是這一套想來定是逐漸地收集起來。而且也

不是單一的恩愛完成的。

在我是並不覺得看看一個花柳場中姑娘的梳妝間是難以為情的，我到很有興趣細心察看一切，不管牠是什麼東西。我看出了這所有的精緻彫鏤的物品上面，刻着各種縮寫的名字，附着不同的標誌。

我看去這許多物品，每一件都代表着可憐的姑娘的一次失身；一面我心裏想着上帝還算饒恕了她，因為他並沒有給她照常的懲罰，他讓她在老年以前的奢華嬌美中死去了，對於她們這種人，老境正是第一度的死亡啊。

實在地，有什麼比看着罪過的老境還更悲傷，尤其是對於女人？到了這種老境一點點尊嚴也沒有了，一點點興味也喚引不起來了。這無窮期的追悔，並不是追悔從前走差了路，只悔着錯作了的打算，浪費了的金錢，說到這，這真是世上最可慘的事件了。我曾經認識一個漂亮的女人，她一生只剩了一個女兒，這女兒據說是同她從前一樣地美麗，這可憐的孩子，她的母親從來沒有一次叫她一聲：「你是我的女兒，」不是爲了命令她供養她的老境的，正如這老女人自己的兒年也是靠這種糧食培養一樣。這可憐的女兒叫做路易芝。她服從母親的命令，奉獻了她自己，不是出從志願，不是出於情欲，不是出於享樂，彷彿學習一種手藝一樣。

連續的墮落生涯，而且是早熟的墮落，再配上長期病態的身體，完全消滅了這個女孩子辨別善惡的智慧，這智慧也許上帝曾經分配了給她，但從來沒有人想到爲她誘發。

我永遠想得起這個年輕的姑娘，差不多在每一天的同一時辰裏，她都要走上大街來，她的母親不斷地陪伴着她，恰像真的母親陪伴着真的女兒那樣地殷勤。那時候我還年輕，已經習於接受我的時代的廉價道德，不以這爲稀奇了。可是我還記得一看見了這醜惡而罪過的監視，馬上就引起我的輕蔑與厭惡。從來沒有一個處女的顏面上能够放射出像她這樣純潔無猜的，像這樣憂鬱苦痛的表情。她竟像一幅基督犧牲的神像。

有一天，這姑娘的臉上顏色開朗起來了。在她母親掌握着的墮落生涯中，上帝似乎也允許給予她一點幸福，說起來上帝造成她這般無力，到底爲什麼拋棄她在生活痛苦的重負下面，一點安慰也沒有呢？有那麼一天，她覺察出她懷孕了。她還保留着的一點純潔竟使她爲了這件事高興到發抖。人的靈魂真有些奇怪的避難自慰的地方！路易芝連忙地將這好消息報告母親。說起來也慚愧——可是我們是在述說一件真的事實，要不是爲了指陳出這些受了譴罰而無法聲訴的生物的冤苦，最好我們還是封住我們的口。說起來也慚愧，我說，路易芝的母親答復她說她們有了兩個已經儘够，再够不上養活三個了；她說是這種孩子用不着，並且懷孕就耽擱了功夫。

第二天，一個產婆來看了一看路易芝；她在牀上睡了幾天，再起來時臉色更慘白，體力更瘦弱了。三個月以後，有一個人可憐了這女孩子，弄了她去診治好了她的病；但是最後的刺激過於強烈，一場小產之後她就死去了。

那個母親還活着的呢：怎樣活法？天老爺知道。

在我仔細瀏覽那些金銀器皿的時候，這一件故事又走進了我的腦筋裏來，一面這麼想着，時間却彷彿流過了一大段，我看出這房子裏面只剩了我和一個守門人了。他在門口正留心地考察我是否偷了什麼東西。我走近了這個負責的人，難爲他斂了我不少的心。「先生，」我問他，「你可以告訴我從前住在這裏的人的名字嗎？」「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

我知道這個姑娘的名字，並且也認識她的面孔的。

「怎麼！」我向守門人說，「瑪格麗特·哥吉耶死了？」「是呀，先生。」「是什麼時候呀？」「我想有三個禮拜了吧。」「爲什麼讓大家都來參觀她的房子呢？」「債主們想着這樣一定可以幫助拍賣，大概可以先來看看傢具同各種材料；你明白了吧。這樣好勸得人買。」「那麼她還有些債？」「呵！先生，

不少的呢。」「拍賣的錢够抵還得來吧？」「還有多多的呢。」「那麼，多餘的該給誰呢？」「給她家裏。」「原來她還有一個家？」「彷彿是的吧。」「打擾了你，先生。」

看門人相信了我的來意無他，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就出來了。

「可憐的姑娘！」我走回家時對我自己說，「她死的時候該是很淒慘的吧，在她們的世界裏，只有在身體康健的條件之下才有朋友呢。」想着想着不由得我憐憫起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命運來了。

在許多人看來這彷彿是可笑的事了，但是我對於娼家姑娘們有無限的寬容，並且也懶得去討論這寬容的道理。有一天，在我正往省署裏去取護照的時候，我看見一條小街上有兩個警察拖着一個姑娘。我不知道這個姑娘犯了什麼事。我所知道的，就是那時她正在搶着擁抱一個幾個月的孩子，滿臉熱淚地哭着，她的被捕拆離了他們母子。從這一天以後，我再也不曉得輕視第一眼看見的女人了。

二

拍賣定在十六日舉行。在參觀同拍賣的日期中間還留了一天的空隔，爲的好讓陳設店裏的人有時間撤掉那些窗幔牆幃之類的東西下來。

在這時候我正從外地旅行回來。朋友們並不會拿瑪格麗特的死當作別後重逢時必須報告的各種重大新聞中的一件向我談述；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瑪格麗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但是愈是生前聲名洋溢的這一類的女子，死後愈是冷落。她們正像太陽，沒落時同升起時一樣，靜悄悄地沒有人理會。如果她們死得年輕，還引得起一般情人們暫時留戀，一個聲名很大的巴黎姑娘的情人們差不多彼此都是朋友。大家也談一談

她的生平，交換交換各人的感想；彼此的生活仍然照常度去，彷彿這變故不會發生似的，也引不出他們的一滴眼淚。

在現在這年頭，對於二十五齡年歲的人，眼淚變成了稀罕的東西了。至多也只有曾經給過同樣眼淚的原價的父母，才始有資格換得到他們的。

至於我呢，雖然我的名字並不會刻在瑪格麗特的任何物品上。可是我適纔自白的這一點本能的寬容，同天然的憐憫心使我深長思量到她的死亡，也許她還值不上我如此深念呢。

我記得會經常時在尙塞利塞樹林遇見過她，那裏她是每天必去的，坐在她的小巧藍漆篷車裏，兩個俊美栗色的馬拉曳着。那時我就注意到她的超出同儕的丰度，襯着絕殊的姿色，更加顯出她的高超。

她們這般可憐的生物在出門的時候總有些不知道是什麼人伴隨着的。男子們既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公開他對於這種女子的曖昧關係，同時她們這種女子又都怕孤寂，所以她們常常牽引着在一路的不是比她們境況較苦沒有車子坐的姑娘，就是那些講究的老太太（其實一點也講究不起來）。有了她們這些同伴在一道，旁人就可以不必就心地探聽出她們陪伴着的姑娘的身世同細情了。

瑪格麗特的情形可並不是這樣。她到尙塞利塞去老是獨自一個人，坐在她的車子裏面極力地躲藏着自己，在冬天披圍着一條長克什米爾披肩，夏天穿着極其樸素的衣衫。即使在她愛好的閒步時遇到了她所熟識的人們，偶然也向着他們微微一笑，這微笑也只有他們才看得出来：是一個公爵夫人才能有這種的笑法。她不像她的同行的姑娘們一樣，在由圓場到尙塞利塞進口的路上，來回地只走，她的兩匹馬是一直拉她拉到樹林裏的，在那裏她走下車來慢步一個鐘頭的光景，再上她的車子趕着馬快步地回家。所有這些情景，重新跳進我的記憶裏來了，我惋惜這個姑娘的死正像人家惋惜一件藝術的作品完全毀壞了一樣。

女人裏面再也沒有看見有比瑪格麗特更美麗動人的姿色的了。身材高高瘦瘦的，雖然稍嫌過度，但她

她特別高明的本領，裝束起來可以使這一點天然的缺陷完全消失。她的克什米爾披肩的下端一直拖長到地，兩邊飄露出綢衫的寬闊的衣襟，厚茸茸的皮袖裏頭藏着她的兩手，緊貼在她胸前，旁邊圍着褶紋的曲線是那樣的勻稱，任你再愛挑剔的眼睛，看去也沒有話說。一副絕妙的頭臉是異常地媚人。頭是小小的，正像繆塞所說，她母說彷彿故意造成她這樣小巧，爲了好細心製作似的。

你試在一個描畫不出地柔媚的蛋形額面上，放下一對黑黑的眼珠，上面蓋着兩彎如畫地純淨的眉毛；再在眼睛前面，遮掩一層長長的睫毛，牠們低垂時在玻璃般顏色的兩頰上撒下一陣輕微的陰影，再添上一副清秀筆直而靈敏的鼻子，兩個鼻孔教一種肉感生活的強烈要求給稍稍張開了來；再畫上一張整齊的嘴，柔脣輕開處擺着乳樣潔白的牙齒；然後再渲染一渲染那絨樣柔膩的皮膚，下面蓋着一對不會經人觸摩過的桃子似的臉頰：這樣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副頭臉的全景了。

黑得像墨玉的頭髮，或有或無地漾着天然的波紋，在額前分作寬闊的兩股，消失在腦蓋後部，露出兩隻耳朵的下尖，尖端閃耀着價值四五千佛郎一件的鑽石耳墜。爲什麼像瑪格麗特那樣熱烈的生平會在額面上留下這樣童稚純貞的表情，這真是教我們研究不出結果的疑問。

瑪格麗特有一幅維達勒替她作的畫像，也只有他一個人纔能畫得出來。這幅像在她死後我曾經保有了幾天，畫得是驚人地生動恰肖，我的記憶還描寫不出的地方我就拿牠作參考材料。

我在這一章裡描寫的細節，有的是到後來纔知道的，但是此刻我一起都記了下來，省得後面談到這個女子的故事時又回頭來追述。

瑪格麗特生時，所有的劇本的創演她都要到場的，她每天晚上都在戲院舞場裡度過。只要有一齣新作的劇本上演，一定可以碰得見她有二三件東西永遠不會離她的左右：一副手拿的遠視眼鏡，一口袋糖菓還有一束茶花。

一個月裡頭有二十五天她拿的茶花是白的，還有五天是紅的，從來誰也不知道這顏色的變換有什麼理由，常到她愛去的戲院裡看戲的人們同她的朋友，大家都同我一樣注意到這件事，我此刻不過提起提起，並不能有什麼解釋。

除了茶花以外從來沒有人看見她身旁有過別樣的花。所以在她的賣花娘巴爾客太太家裡有人就替她取了一個別號，叫她作茶花女，這名字一直留傳了下來。

瑪格麗特曾經作過巴黎市上頂排場入時的青年們的情婦，她自己公開向人承認，他們也都以此自誇，足見得情夫情婦彼此頗能相得。

可是，約莫有了三年以來，從巴涅爾一次旅行回來以後，據說她只和一個外國的老年公爵同居。這老人極其富有，他用盡了力量想改正她過去的生活，並且她也表示願接受。這件事我是這樣聽到人傳說的：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春季，瑪格麗特身體極其病弱，醫生囑咐她務必要去有礦泉的地方調養。她於是就去了巴涅爾市。那裡的一群病人中間，有個這個公爵的女兒，她不僅害着同瑪格麗特一樣的病，並且相貌也極其相似，不相識的人會把她們認成倆姊妹。只是公爵姑娘的病已經到了肺結核的第三期，瑪格麗特到那裡沒有幾天之後，她就死去了。

有一天早上，公爵因了在巴涅爾的土裡埋葬了他心愛的女兒還停留在那裡不忍離去的，偶然在一條大路的轉角處瞥見了瑪格麗特。他彷彿看見了他的孩子的影像，就一直向她走去，握着她的兩隻手，流着淚親吻她，也不問她到底是誰，逕就要求允許他常去看她，並願以愛死去的女兒的情感轉移到她身上。瑪格麗特本來單獨住在巴涅爾的，只隨身帶了一個女僕，一面想着對於這老年人也沒有什麼嫌疑可避，就應允了他的要求。

在巴涅爾有許多人都認識瑪格麗特的，他們走去公爵那裡報告了哥吉耶姑娘是怎樣身分的人。這對於

老年人自然是一個打擊，因為這樣他就再看不出她像他的女兒了。可是時候也已經過去了，她已經成了他心上不可少的需要，他傷慟之後還能繼續生活下去的，她是唯一的藉口。

他一點也不責備她（他也沒有責備她的權利，）反是慰問她是否能够改換得她的生活來。他願意貢獻她所需求的一切，作為交換她犧牲了舊時生活的酬報。她應允了。

我們還要知道這時候正是在瑪格麗特的病中。對於她這種熟時的性格，她正以為過去的生涯就是使她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種迷信的心理教她希望上帝，因了她的悔悟與歸依賜還給她美色與健康。

泉水的治療，長睡的靜養以及自然的疲乏，安閑的散步，這許多原因果然在夏季將盡的時候也差不多使她回復了健康。公爵陪伴着瑪格麗特回到巴黎，仍然像在巴涅爾一樣常去看她。

他們的結合，在旁人也知道實在的來歷，也不知道實在的動機的，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從前公爵是以財富出名的，現在大家也認識他的浪費了。大家都以為老年公爵已愛上了這個年輕姑娘，這原來也是在老年富人們所常有的事。大家什麼都設想到了，只除去真的事實。

事實是這個父親對於瑪格麗特的感情原來是極其純潔的，除去了心的契合以外無論什麼念頭對於他彷彿都是一種褻瀆，除去一個女兒能從父親口裡聽到的話以外，他從不向她說出旁的一個字眼。

但是我們也不要錯想了我們的女主人公，以為她真的從此改換了她從前的生活。在巴涅爾的養病期中，她應允了公爵的信約並不難保持，事實上倒也還能保持得住；但是一旦又回到了巴黎，這個慣於跳舞場中及酒食徵逐隊裡生活的姑娘，立刻就感覺到孤寂會使她悶死，寂寞中僅有公爵的定期訪問，是不够解除她的煩悶的，舊時生活火熱的氣息重新吹入她的腦底，吹入她的心頭。

而且瑪格麗特從這次的旅行回來以後比歷來都更加美麗，她又正在二十的妙齡，她的暫時睡伏了，却並不會克服下來的病魔，繼續地催促她要求滿足火熱的願望；差不多胸部的病痛總會引起這種結果的。

公爵的一般朋友一向都以爲他同年輕的姑娘有了曖昧的關係的，時刻都在偵察她的行動。他們向公爵報告，說是她在準知道公爵不去看她的時候就接待旁的客人，並且這種拜訪常時延長到第二天；公爵聽到這消息時自然感覺極大的苦痛。

瑪格麗特經了盤問之後一切都向公爵承招了，還坦白地勸告他以後不必再關切到她，她說是再沒有力量保持訂下好的信約，所以也就不願意再收受一個被她欺騙的人的恩惠。

公爵一禮拜不去看他了，他唯一的辦法只有這樣做，到了第八天他却去請求她仍舊允許他們往來；只要常常會得着面，一切都聽她自主，那怕令他難過到要死，他也決不吐露一點責備的意思。

這就是瑪格麗特回轉巴黎以後三個月的事情，時間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之間。

三

十六日的午後一時我到了昂丹路。從遠遠的門外就聽到拍賣委員的叫聲。滿屋子裡都是人。

墮落的繁華社會裡的名角都到了場，暗中給大戶人家的貴婦人們儘瞧一個够；這些貴婦人們再借光一次來看拍賣的名義，滿可以挨近地細心瞧瞧平時沒有機會接近，心裡也許妒羨她們的自由享樂的姑娘們。F公爵夫人的手臂碰着了以哀艷著名的A姑娘；T侯爵夫人正在遲疑着同風流名噪一時的D太太爭買一件傢具；那一位老是打算毀了家產去度放蕩生涯而事實上老是連收入都還花不完的Y公爵一面陪着善談故事的M夫人攀談，一面瞞着常好馳騁尙塞利塞道上的N夫人彼此鬭弄眼色；還有僅用她的聰明就博得極大的財富的R女士，不管天氣的寒冷她也來買點東西。

此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在場的許多人們的縮寫名字來；我們只要知道在場的大衆都是發狂似地高興就够

了。也有許多女太太們本都認識死者的，不過裝着彷彿不記得這回事罷了。

大家高聲談笑着；拍賣委員們震破了腦袋地儘叫喊着：站滿在拍賣檯子前面的商人，儘管在那裡請求大家寂靜些，好讓他們談論生意結果，一點也不見效，從來沒有見過這般喧嘈雜亂的集會。

在這一片亂嘈中我悄悄地溜進去，一想到就在隔壁的房間裏面死去了可憐的姑娘，不禁感到悲傷。與其說是來買東西，毋寧說我是來看看熱鬧的，來看看那些商人們每當一件物品賣出的價格超過了他們預料的數目時，他們的顏面就發出一陣欣喜的光彩。這一般誠實的好人，他們在一個娼家姑娘的身上也運用他們投機的本領，從她身上加倍地賺回去，他們逼她的債一直逼到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到此刻她死了以後，他們都來收穫他們光榮的計算的果實，收穫他們可恥的放債的利錢，古代人只用一個神代表商人同強盜真極其有理！

衣服，珠寶，克什米爾毛織物，這許多物品想不到那麼快地一陣就賣完了。可是沒有一件是我用得着的；我仍然靜待着。忽然間，我聽到了一陣喊聲：「一本書，精緻裝訂，加塗金邊的，書名叫做：曼農勒斯戈。第一葉上面有點子寫的東西。十個佛郎。」「十二個佛郎，」歇了一陣功夫一個聲音這麼說。「十五個。」我說。為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想來一定是爲了那點子寫的東西了。「十五佛郎。拍賣人重複說了一遍。「三十個。」第一個聲音又抬高了價格了，說時的音調像是向原來抬價的人挑戰的神氣。這樣事情變成一件競爭了。「三十五個，」我也用同樣的音調喊起來。「四十個。」「五十個。」「六十個。」「一百個。」

場中頓時寂靜，大家都轉眼望着我，看看我到底是什麼人，彷彿下了決心要主有這一本書。我着意說出的最後的字音似乎克服了我的對手：這個花了十倍價錢買一本書的競爭他寧願放棄了；待了一忽功夫他鞠着躬和和氣氣向我說：「我讓你了，先生。」

別的人再都沒有別的什麼話，這本書於是拍賣給我了。

爲了怕的又再發生賭氣搶買的事，即使我的自尊心還可以支持，也許我的錢包不肯爭氣，我於是寫下了我的名字，書放在一旁，就走出來了。想來我一定教在場的人們奇怪，奇怪我到底爲什麼目的跑到這裏來花上一百佛郎買了用十佛郎或者至多十五佛郎隨處可以買到的書。

一個鐘頭以後我派人去取了我的購買品回來。在第一葉上面寫着勁秀的墨水字跡，是贈者的題字。只是這樣寥寥的幾個：曼農對於瑪格麗特，慚愧。下面的署名是：亞芒·都華勒。

這「慚愧」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呢？據這位亞芒·都華勒先生的意見，難道以爲曼農在放浪生涯上，或者在愛情上，應該承認瑪格麗特比她高出一等麼？這後一種解說比較地近似，因爲前一種只是分明地譏諷瑪格麗特，她必不肯接受。

後來我又出門了，一直到晚上臨睡時才又想到這一本書。

自然，曼農勒斯戈是一篇動人的故事，裏面的情節沒有一點我不熟悉的，可是每逢我手上拿着這本書時，我的感情總還要被牠吸引；此刻又展開牠，我又隨着普赫佛牧師創作的女主人公過了一度生活（這已經是第一百次了）。在我腦筋裏她的印像是如此地真實，彷彿我曾經認識她似的。這番新鮮的情況之下，拿曼農同瑪格麗特對比起來，讀時更添了不會預料的興趣，我原來對於瑪格麗特的寬容更增加了憐憫，甚至於有一種情愛。固然，曼農是死在荒涼的沙漠裏的，但是也是死在那般用全副精靈愛她的情人的臂上，墳是情人親手掘成，她又是和着情人的心濡着情人的淚一齊埋葬的。至於瑪格麗特呢，也像曼農一樣度了墮落的生平，也許同樣歸依了上帝，雖然死在繁華富麗的境況中，如我所看見了的，可是心腸的環境却比埋藏曼農的沙漠還更乾枯，還更荒野，還更殘酷。

據我聽得的消息，瑪格麗特死前兩個月期間的萬分苦痛中不曾看見枕邊有一點真實的安慰。我的想念

從曼農，從瑪格麗特的身上，想到我所認識的一些女子，我看着她們都走向永劫的死的路上，可憐的靈魂們！如果說是不應該去愛她們，難道說連憐惜她們都不當麼？你憐惜着不見日光的瞎子，你憐惜聽不到天籟的聾子，你憐惜宣洩不出靈魂的聲音的啞子，可是，借了羞恥的託詞，你却不願意憐惜這心靈的瞎，的聾，的啞，長令苦厄無告的她們，用盡了力量也不能窺見幸福的門牆，不能聽到上天愛與信仰的福音。

雨果寫過 Marion Delorme，穆塞寫過 Bernerette，大仲馬寫過 Fernande，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同詩人都向娼家女子奉獻過他們的慈悲，有時還有偉大人物用他的情愛和名譽恢復了她們作人的資格。我此刻着意地說明這一點，爲了想到我的讀者中或許會有許多人正準備扔去了這本書不理，以爲我在這裏替賣淫的罪過行爲辯訴，作者的年齡尤其容易使讀者就這個心。我願有人這樣想的，改正過來，如果只就這一點心，那敢請仍然繼續看下去。

我只是很簡單地相信一條原則，對於善的教育不會教導過的女子，上帝差不多常爲她們開着兩條向善的路徑：苦與愛。這兩條路徑都很艱難；走到了的，手上都流着血，脚上都破了皮，但是同時她們也就在路途的荆棘叢上遺下了她們罪過的裝飾，赤裸裸地達到目的地，在上帝的前面一點都不必臉紅。

有人在路上遇着了這些勇敢旅行者的，就應該扶助她們，該向世人說出曾經遇見了她們，因爲說出了也就指示出了一條路。

所以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以爲只在人生進口的所在豎上兩塊大標牌就可以了事：一塊上面寫着「善的路」，另一塊上面寫着「惡的路」，再向走到路口的人們說：「任你選擇一條。」其實是應該像基督的態度指點出，由後者導向前者的路徑；尤其是不要教旅途的開頭過於苦痛，或者竟是格格不能入。

自然，這是我的狂妄大膽，想從此刻敘述的區區故事上推求出這麼重大的結論來；但是我是相信什麼事都可以由小見大的一種人。嬰兒是小的，他可是包含着成人；腦袋是褊狹的，牠可是蘊藏着思想；眼睛

無非只是一個小點子，牠可是透視到多少里路的遠闊。

四

兩天以後，拍賣完全結束了。成績是賣出了十五萬佛郎。債主們分去了三分之二，餘數歸一姊姊同一姪孫承繼。料理後事的商人寫信通知這位姊姊說她承繼了五萬佛郎的時候，她睜開一對大眼睛。她已經有六七年功夫沒有看見她的妹妹了，自從妹妹逃失了的時候起，她和一切都打聽不出她的消息。

她於是連忙趕到巴黎，所有認識瑪格麗特的人看見了她沒有一個人不十分驚訝的，原來瑪格麗特的財產承繼人竟是這麼一個大塊頭的鄉下美姑娘，她一直還不會離過她的村莊呢。這回陡然發了這麼一筆不會希望過的大財，也還摸不清是什麼來歷。她回轉鄉村來之後，聽說還帶去了一場悲悼亡妹的大大的傷心，只有新近放出一筆五厘五利息的債才始能够勸解勸解她。

這些情形在在這醜事發源地的巴黎大家常時重複談說的，後來也就逐漸被大家遺忘了，要不是遇到一件新的事故發生，我也差不多忘記了我是怎樣留意這樁公案的。這件新的事故教我完全知道了瑪格麗特的生平，並且告訴了我多少動人的情節，令我感到非寫出來不可的願望，此刻我就正在這裏往下寫去。

在那一所傢俱賣空了的住宅重新招租已經有三四天的時候，有一天早晨我的家裏來了一個叩訪的客人。我的僕人（不如說是我的守門人，他兼作僕役的事）開門迎他，送來一張名片給我，說是交他這張名片的人願意會我談話。

我的眼光射到這張名片，看出這麼幾個字：亞芒·都華勒。我想想在那裏見過這個名字，後來記起了

曼農勒斯戈第一葉書來。這個贈送這本書給瑪格麗特的人到底有什麼事要見我呢？我囑咐立刻請客進來。來客是一個高身材黃金頭髮的青年，臉色慘淡的，穿着一身旅行的裝束，像有好幾天不曾脫下的，撲滿了風塵，他也懶得拂去。

都華勒先生深深地有所感觸，也沒有力量掩藏住他的情緒，眼睛裏噙滿了淚水抖戰着聲音向我說：

「先生，請你原諒我的唐突的拜訪同我的裝束。不過青年人們彼此之間是沒有什麼拘束的，我今天切想見到你，以至於我的行李都是派人送到旅館裏去的，我連落旅館的時間都來不及，就跑到你隻手又舉起雖然時間還早，却還怕的會你不着。」

我請都華勒先生靠近火邊坐下，他從衣袋裏取出手帕來掩住了他的臉面。後來嘆惋着向我須請你趕快不憐得這個不相識的來客對你有什麼要求，在這樣早的時間，穿着這樣的一副裝束，還這樣哭他快意的。先生，我來實在只爲一件要事向你求情。」「請說下去吧。先生，我是完全聽你的意思的。」「是曼眼睛·哥吉耶姑娘家裏拍賣的時候，你到場了的吧？」

這句話剛說完，青年客人戰勝了一忽兒的情感又抑制不住了，他的兩隻手又舉起掩住了他的眼睛。待了一刻再說：「我這神情對於你彷彿太可笑了吧，我請你曲諒，並望你信我永不忘你耐心聽我的盛意。」

「先生」，我說，「如果我能够替你幫得到的忙能够平靜下你的傷感的話，須請你趕快說出，你回頭可以見得我是以替你盡力爲幸的。」都華勒先生的悲痛實在令人同情，我是極願使他快意的。

他接着說：「瑪格麗特家裏拍賣的時候，你買了點什麼東西吧？」「是的，先生，一本書。」「是曼農勒斯戈吧？」「正是的。」「你現在還有這本書麼？」「在我的寢室裏。」

聽完這個消息，亞芒·都華勒心裏彷彿已經放下了一塊石頭，立刻表示謝意，似乎我保留下這本書已經算是動手幫了他的忙。我立起身來，走到我的寢室裏拿出了書隨即交給他。